不怪集

高晓声趣事

蒋子龙

近读张新颖妙文《恩师贾植芳》，文中讲了一桩趣事：“贾先生和高晓声是一对奇特的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要说，都说得很兴奋，但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听不大懂对方的话。贾先生山西音，高晓声常州腔……”我似乎多少能够理解这种境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领一个短篇小说奖，那个年代习惯以题材划分作家，我是写工业的，高晓声是写农村的，于是我们就“工农结合”了，座位在一起，话也就说得比较多了。他听我的沧州普通话似乎问题不大，我听他的常州腔就有点像智力测验，他想让我听懂就放慢语速，一旦他谈兴上来进入最佳状态，我就只能连蒙带猜外加心领神会。但同样会被感染，也就不忍打断他的节奏。

有一年陆文夫在苏州组织了一个大型笔会，请了全国十几位作家参加，那天下午游太湖，高晓声拎着个兜子，把我拉到湖边一个清静的地方坐下来。面对太湖，背靠大石，时值仲秋，舒适而温暖。他从兜子里掏出两瓶绍兴酒，原来他是有备而来，我们两个就一人一瓶，边喝边聊起来，好不惬意！他对我说，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美国曾住过一个朋友的家，那是一栋三层小楼，进屋前先把鞋脱在门外。

第二天上午要出门参加活动，出门骤然发现他去美国前刚买的新牛皮鞋，只剩下两个不完整的鞋底了，鞋帮被主人家拴在门口的狗给吃了。是狗在夜里太寂寞，还是它实在难以抵挡新牛皮外加中国男人脚留下的汗渍味道？高晓声的脚十分秀气，只能穿38号，主人拿出自己的鞋他都穿不了，只好开车拉着他去买鞋。孰料在美国要买到一双男子38号也不容易，几乎跑了大半个城市才找到一双晓声能凑合穿的鞋，总算把在美国的访问程序撑下来了。

如今我用文字这样表述似乎并不逗笑，当时听他亲口道来却逗得我大笑不止。我笑他也笑，就在说说笑笑中酒喝光了，酒兴却刚上来，一人一瓶太少了，论酒精的度数绍兴酒跟啤酒差不多，我根本没当回事。可我们两人不知什么时候竟都睡着了，等到再醒来天已经很黑了，有人在湖边大声喊叫：“高晓声”！“蒋子龙”！原来大队人马游完太湖，回到宾馆吃饭时才发现少了两个人，一查是我们俩，赶紧又回来找。

还有一回，也跟酒有关。1982年，康濯老先生从全国各地请了30位作家到湖南采风，其中酒量最大的当数《红色娘子军》作者梁信，肩扛大校军衔，沉雄健硕，一看就有海量。其次是四川老诗人戈壁舟，他们二位酒逢知己，几乎是顿顿离不开酒，有时连早饭也喝上两口。有一天下午游桃花源、参观擂茶厂，晚上当地一位主管文化的年轻女领导宴请大家，一开始女领导自称不会喝酒，在面面俱到的敬酒时似勉为其难地喝一点，以尽地主之谊。但喝着喝着兴致高涨起来，奇怪的是她放过了戈老，换成大杯单挑梁信，一对一地干了一杯又一杯。老梁豪气十足，显然没有把这个小女子放在眼里。但越到后来她喝酒如喝水，面不改色，梁信却有点招架不住，最终醉成了一摊泥。

散席后，女领导把戈壁舟请到另一间大房子里，笔墨纸砚、点心水果以及各种酒水早已准备停当。戈老字好，她拿出两张16开的白纸，上面写满了当地人的名字和职务，请戈老为这些人留下墨宝，旁边有两三位姑娘为戈老铺纸、倒墨……服务尽心而周到。老先生一直写到凌晨，才回房休息。第二天吃早饭时，戈、梁二老都没有露面，大家自然要谈论昨晚的酒宴，高晓声不紧不慢地用一句话作了总结：“女人上阵必有妖法！”这句话很快在文坛传开了，也成了我永久的“醒酒令”，每逢聚会一见有女人在场，立刻就会想到高晓声的这句名言，从不敢随兴痛饮。

法国人全民放暑假

何露伊

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告别了暑假，而在法国，暑假不仅仅是学生们的假期，也是全社会的传统夏天休息时间。我住在上海的时候，每当法国丈夫告诉我法国人有多长的暑假，我都会觉得难以置信。现在我住在法国，亲身体验到法国人在夏天过得多么愉快。

从七月到八月，法国人从总共五周的年假中请假三到四个星期。公司雇员们在夏天轮流度假。商店和餐馆，除了百货商店和连锁店，也在夏天关闭一段时间。商店和餐厅在门上贴告示，告诉大家现在是假期，请在暑假结束后再光临。所以在夏天，巴黎的街道变得空旷而安静，就像上海在春节期间一样。

在上海，无论是白领还是工人，夏天度假一个月难以想象。当然，有些人会在夏天休息一段时间，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人，这样全家就可以一起旅行了。但是上海父母的假期通常只是有限的五到十个工作日。上海和巴黎的度假方式也大相径庭。中国人喜欢尽可能多到旅游景点，原因是因为假期日子有限，所以想充分利用每一天。

法国人喜欢悠闲，习惯于慢慢来。他们通常在一个家庭或朋友家度过整个假期。假期他们喜欢去海滩（法国拥有欧洲最多的海滩，最著名的自然是蓝色海岸），白天则在居住的地方附近闲逛。晚餐通常是以开胃酒和小食为序曲，然后是在院子里烧烤。今年七月，我和家人在法国西南部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住在一个家庭度假屋里，遵循这种标准的法国度假方式。我在微信里告诉在香港的妈妈我们在外地如何度假，她问我：“你不觉得无聊吗？”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法国夫妇喜欢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享受假期。在上海，溺爱的父母从不让孩子离开他们的视线。“我们的时间”对法国父母来说非常重要。暑假一开始，法国夫妇就会把孩子留给祖父母一周，而他们在其他地方玩得很开心。一周之后他们接回孩子，全家再到某一地方继续度假。法国低收入者在夏天同样有假期。他们可以去野营，吃比较便宜的香肠和廉价的啤酒。

每年夏天，许多富裕的中国家庭都会带着孩子出国旅游。在法国，大多数人放假全国都显得空旷。只有比较富有的家庭才能负担出国旅行的费用。中国规定的带薪假期为五至十五天，视情况而定，但据报道只有大约50%的雇员可以享受他们的带薪假期。法国人的带薪年假时间处于世界前列。1936年的一项法律允许每个人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现在增加到五周，即使是低收入的工作。法国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人们不是只为工作而工作。那些每周工作超过35个小时的人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这使得一些法国人已经很长的假期时间更长了！

不愿浪费创作时间的人

虞咏霖

庆华兄是当代艺术大家韩天衡先生的高足，曾经荣获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现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作品个性鲜明，充满勃勃生机。日前，沪上万丽大酒店的董事长刘平先生跟我讲，徐教授的颜体写得真是好！我知道刘平兄是指徐庆华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为学生示范的颇见功力的碑帖墨迹。其实不难理解，作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博士，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导的庆华兄，长年沉淫书法、绘画、篆刻，早已熟稔各类书体并有属于自己的艺术特色。

徐庆华工作室在沪上东北面，原本是厂房，院子不小，宽敞大气，一旁的绿化布置得井然有序、郁郁葱葱，花草中几个绿色瓷器青蛙煞是有趣。进了大铁门就被左侧一座高耸蓝天的圆柱形水塔所吸引，还是原汁原味的德国造。我忽然来了“灵感”，问庆华兄怎不考虑在大水塔下方空间围个玻璃房，可拾级而上喝喝茶什么的。想象中，一个人登高望远，思绪万千；高兴时请来几个好友临窗品茗，“高”谈阔论，那有多浪漫！然而庆华兄却淡然一笑，说：“实在没有时间享受，搞创作都来不及。”显然他也曾有过这样的“灵感”，或者说早有人向他提议过，但他没采纳，因为“没时间”。

他的每一间工作室都洋溢着浓郁的徐派艺术氛围，让人目不暇接。硕大无比的书画桌上创作作品层层叠叠，依房屋整面高墙设计的书画作品粘贴墙上有甲骨文、狂草和其他字体的作品，金色甲骨文四条屏洋溢着传统美学的光芒，原大车间整块地面铺设着各类巨幅作品，从二楼围栏悬空而下的大幅墨宝线条或浑朴坚韧、或飞扬豪放……然而仔细探究，你会发现房子的主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刻意布置，想来庆华兄一定是忙得无暇顾及此等繁文缛节的琐事了。

我们有幸观赏了徐教授创作的甲骨文作品、蕴含又超越传统的狂草作品、色差鲜艳的油画作品、数十米长的抽象水墨线条墨宝，以及庆华兄为上海交通大学篆刻的百年校庆大印。可谓是视觉上饱餐一顿而心满意足。在介绍他的抽象水墨线条墨宝长卷时，庆华兄如是说，我认为世间万物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线条，我就是想通过艺术的手法来表现它们。每幅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地表达出我在创作时的心情。在谈及眼下社会上的一些名利之争时，庆华兄笑言：我不想浪费创作的时间。

徐庆华还年轻，他留给后半辈子的创作时间是实打实，没一点水分的，因为在他的心里，工作以外的消耗，都是一种浪费。

朱家角放生桥（油画） 金志伟

你好火箭

朱效来

日前，在上海的斯诺克大师赛上名将奥沙利文一路过关斩将，连克强手，摘得桂冠，卫冕成功。本人有幸零距离见到心目中的偶像，当我提出想与他合影的要求时，他全然没有大明星的架子，而是以英国人特有的绅士风度，愉快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没有摄影师在场，简易的手机，照样拍得非常传神，大师的微笑永远定格在照片上。

看奥沙利文打球，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快感和幸福感，其击球速度之快，全球无第二人能及。在22岁那年，他在一次重大的比赛中用了5分20秒一杆147分的清台纪录，使众多斯诺克好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打破这个纪录。“火箭”的美名应运而生，享誉四方。在球场上其飘忽不定、神出鬼没的跑位，不加思索的快速击球，令人叫绝的左右开弓，是其一大绝技。在重大的比赛中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尤其是147分终极比赛，那个酣畅淋漓的观后快感在你的心田久久地流淌，轻易不会离去，带给我们视觉上莫大的享受和满足。

在喜欢上斯诺克这项运动的时候，你也会发自内心地喜欢敬佩上“火箭”。“火箭”打球，时而力发千钧，时而轻弹如丝。当对方一有破绽，他仿佛会像计算机的程序抓住瞬间消逝的机会，一杆杆将红、黄、绿、咖啡、蓝、粉球，最后是黑球送进球袋。他的大局观、敏锐的判断力，华丽得让人窒息的跑位，干净利落、顺畅自如、行云流水的击球，使得胜利的那一刻必然是长长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他在长3569毫米、宽1778毫米的墨绿色桌球台上收放自如，游刃有余，丝丝入扣。在斯诺克运动的历史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诞生这样一位奇才。

所谓天才，99%是汗水，1%是灵感，“火箭”的非凡成就来自于长期的刻苦训练。年幼时他每天练球7小时以上，以致10岁就打出117分的高分，15岁获得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并打出147分满分。17岁获得全英锦标赛冠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排名世界冠军。其职业生涯中共获得66个冠军，其中33个大型排名赛的头衔，20次重量级邀请赛的冠军，13次单杆147分，以及以950次左右一杆百分的战绩，遥遥领先于其他选手。

我们由衷的期盼，43岁的奥沙利文再多打几年职业赛，晚些，再晚些退役，让全球喜爱他的斯诺克球迷们能够看到、等到一个千杆破百分的里程碑式纪录由“火箭”来打破，继续享受他的风采、球技，享受他的出神入化、神出鬼没的左右手开弓……

百岁宴

马尚龙

小孩的百日宴常常参加，老人的百岁宴倒是难得受邀。百岁老人毕竟不多，过生日可以在家里小辈聚集，吃一碗寿面，已是大吉；若是寿星亲临寿宴，两三个小时自始至终，鹤发寿眉，能坐能语能思能吃，是晚晴的美景了。一百多亲戚晚辈来拜寿，还不乏壮观。

李老百岁生日，本不是在中秋。子女却是将中秋时节当作了父亲百岁大生日的背景，也是有独到的理由。大女儿女婿和外孙都在美国生活，与其中秋“佳节倍思亲”，遥寄一片思念，何不就在中秋一家团聚？同时，也是借着金桂玉兔，表达“花好月圆”的美意。

通常，私人性质的寿宴，“不足为外人道”，但是李老先生的百岁寿宴，有了太多的佳话。一位百岁老人，所有的社会职务江湖地位都已是遥远的过去式了，虽然是一个大生日，来祝寿的也就是自己的小辈了，三五桌也足矣。李老先生的寿宴却是在一家老字号的五星级酒店摆了十五桌。是铺张吗？一点不铺张。九十多岁的亲家来了，九十多岁的老同事来了，还有一位老太太，年纪比李老小几岁，却是辈分最高的，李老还要恭恭敬敬叫老太太一声“婶婶”。李老的家人亲戚好几十个，亲和融融，也是一景。在曾经的国宴厅里，好几张坐了老人的轮椅，像敞篷车一样，接受着晚辈的夹道欢迎。六七十岁的学生来了一大群。还有一桌，竟然是李老读书时代同学的子女，也都是五十上下的年纪，从各地赶来拜寿。其中有位女士是歌唱家，寿宴上女高音无伴奏独唱“生日歌”，唱出了泪花。她说小时候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住在李老家里，李老待她如女儿。

寿宴免不了寿礼。主人有言在先，且是写进了电子请柬：人到即礼到，谢绝一切贺礼。主人如此郑重其事申明，让人就范于恭敬不如从命之理。五星级酒店的十五桌不便宜，是三位子女共同向父亲百岁期颐表达的心意。听说老人原本不愿意摆寿宴，就怕是收了礼欠了人家。“人到即礼到”，主人便没有负担，寿宴像是做了一个人生的回顾展览。来参加寿宴的人，或者就是这一个回顾展中的元素，或者就是一个回顾展的欣赏者。人生百岁，且健康如常，家人晚辈簇拥，是很难企及的境界了，岂能没有一点仪式感？寿宴恰是最好的仪式，即便是提到人生的盛宴也不为过，盛宴是需要有宴来铺垫的。

作为一个祝寿者没有送出礼金，心里自然歉疚，不过再一想，百岁人瑞，当然是要庆祝，这不叫排场，而是老人眼前的满目青山。有位同去祝贺的朋友说，不收礼，心里总是过不去。我对他说，不要过不去，等你一百岁寿宴时，我也不送礼。人到即礼到。人是最高级的礼。在哈哈一笑之余，我们也就空手去祝寿了。

李中法老先生不是老师，而是上海出版界的老前辈了，几十年间，他带出了诸多编辑，其中不乏后来的编辑名家。李老的大名可能很多人并不熟知，因为编辑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但是李老创办过的杂志《故事会》《文化与生活》，几乎每一个人都看过。说到这两本杂志，所有人都想到了自己曾经和这两本杂志的因缘，由此，对李老又多了份肃然起敬。其实李老编辑生涯中创办过的杂志有百多种，提携过的才俊无以计数。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众多不年轻的晚辈一定要给李老拜寿的缘故。

不在于李老早就没有了“发稿权”，不在于李老早就稀疏了人脉往来，只在于这一位前辈一生的待人、待家庭、待起起伏伏的生活。此所谓“人间重晚晴”，晚晴有盛宴。

山居农家

陆继农

山中少俗念，不闻市嚣声。朝看远岫奇，暮听林蝉鸣。竹深风凉爽，涧浅水清明。沪上养老者，多来此地行。

十日谈

我们的节日

责编：刘芳 龚建星

在分享丰收喜悦时，也要感念劳动者的艰辛，明请看本栏。